

張

讀左補義
哀公

□ 12

3126

16



3126
16



讀左補義卷四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埴 埴 埴

哀公二

經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癸丑。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

○夏公會吳于鄆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

杜解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外內之歸歸義邾於魯執

反自伐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杜解定八年鄭始叛會通

左氏非

讀左補義

卷四十八 哀公

黃東發曰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蔭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伐齊景既沒宋妄圖霸故既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莫大於拒父而不敢聲其罪此云拒父恐彼即云叛君

夏公會吳于郕吳欲霸中國日抄邾吳之與也魯吳來徵百

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年我過宋得

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軼過十一年吳王百年

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

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疏云周禮

侯伯七牢若亦棄禮則有淫也過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

過十二天子之牢疏云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

俱十二疏云玉輅繫纓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必棄疾于我放棄因疾乃與之大

宰嚭吳大夫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

君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按國君道長寫盡春秋小

于道強臣讓病大夫豈以為禮畏大國也虛畏大國不敢出門寫盡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統箋禍寡君既其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犬伯周太子端委以治周禮孔疏謂治其本

制禮也仲雍弟太伯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太伯卒無

賣生甫後哀公

此步步追到吳無能為句直注吳亡之終以禮字為主亦字承范鞅

范用食字痛斥范鞅說到吳之棄禮指斥自在言外

汪云不以禮即承上文來上下一串

反結禮字

還神

伐邾之事未
舉而享諸大
夫以謀非謀
也直欲攝其
心為我用也

背大不信昭
夷鴻請救代
小不仁預斷
入邾

諸大夫阿季
孫便伏下逞
毒於邾之故

燕子處堂

處其公宮畫

詩之有言
以辟災害非
中故斷其髮
端委委貌之
人會是有說
無能為也
不能禮知其
文襄以來貢
幣而晉霸衰
至士鞅聘魯
魯十一半之
奉晉霸自此
息矣
吳通中國入
郢而霸諸侯
趨之於宋於
魯並貢百半
晉霸
曾有是哉蓋
中國無霸而
太阿歸諸荒
裔其虐百倍
此小
國將滅而七
國縱橫之漸
以視文襄之
世又一變也

季康子欲伐
邾陳氏曰伐
邾雖乃饗大
夫以謀之子
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
以保小仁也
背大國不信
吳也伐
小國不仁民
保於城城保
於德失二德
者仁也危將
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
以為何如
言怪諸大夫
不惡賢而逆
之伯孫賢景
夫不逆其言
對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
對諸大夫
惡猶安也
對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
對諸大夫
塗山在壽春
東北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
小不事
大也言諸侯
相伐古來知
必危何故不
言知伐邾必
危自當
故也大夫以
答孟孫魯德
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大
夫係魯答
所怪且大夫
附季孫
德無以勝邾
但欲恃衆可
乎言不可按
孟孫以不樂
而出孟
意異佞直不
秋伐邾及范
門邾郭猶聞
鐘聲禦寇大
夫諫不
聽茅成子
茅夷鴻請告
于吳不許曰
魯擊柝聞於
邾言以吳
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
於我且國內
豈不足言足
以成子
以茅叛按茅
夷鴻能請救
於吳豈有叛
君之事蓋知
事不可
茅今在山東
師遂入邾處
其公宮衆師
晝掠虜掠取
邾衆保
金鄉縣西北
賈三甫後

掠宵掠只十
餘字正如虎
狠入室無不
遭毒
儲云斯豈聞
申包胥之風
而起者乎
君威不立四
字遂使吳人
色動
全為吳諷絕
妙辭令

于繹鄒縣東南按在師宵掠以邾子益公隱來晝夜掠傳言獻于
亳社以其亡國囚諸負瑕魯邑按在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焉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言魯成其所四也若夏盟乎郕郕即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求無違逆也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
其國大言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伐我傳邾與魯皆吳與國夏盟于郕秋即伐邾景伯所以為危
也諸大夫迎合季孫謂可以併邾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

而伐邾之意已決其入邾也無所不為吾不知季孫何憾
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
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圍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
何也蓋公為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語本大國之討則將
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然則季孫在師乎入邾
無季孫以師委公也諸大夫受命於季孫矣傳叙其言曰
萬國存者不能數十媚季惟恐不至斯時異議者唯子服
孟孫兩人餘皆季孫也故季氏居守而晝掠宵掠處其宮
執其君陰屬諸大夫盡情為之可知前一段即伏中段入
邾之事方服杜解之確而謂大夫皆諫者謬也通篇何以
不言公若曰非公也季孫為之以發明經不諱公之義

未段茅夷鴻請救。不出首節。景伯所料。季孫豈不自危。而以公為試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桓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曹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補注。曹亦有司城。據

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

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邱。按今河南夏

按今在山東曹縣界。大城。今在曹鍾。邦。為明年入曹傳也。邑縣西南。夏

若有鬼神使之一夢方叙得盡

曹亡為。秋之終。而其亡若有數存焉。以見七雄將起。先

王先公之澤。自此而斬。蓋傷之也。始言鄭能救曹。結言晉

人不救。予小國之救亡。正以責大國之坐視。晉霸息而小

國益無所依。

經甲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通說

為國始末三變。奚之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姑盡所

以乘焉。事至而戰。此知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敵得

國也。今受吳齊之師。直言伐我。以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於

夏齊人取譴及闡。杜解。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歸邾子

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維立過音

○齊人歸譴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杜解。宋殿曹人詬辱之。

百點為邾故
乃愛兵之由
所謂名之而
至也

不行殿兵師待之。兵林解曹師見殿。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宮說彊與曹伯論
然滅得當時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武。時不為無備。何故忽
兵諸侯內興。土功民心離元氣耗也。
先儒謂戰國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曹尙未亡。則宋於曹。
猶鄭莊之於許也。一線猶存。不以滅書。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曰。魯有名而無情。無情實。伐之必得志。
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無情實。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公。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亡不
適。離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有未臣所適之國若
還奔命。死其難。疏云言奔命則有。所託也。則隱。補正言已託
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所託也。則隱。補正言已託
猶為之隱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惡廢棄其私怨。

必有與斃四
字一篇之綱

此與後十一
年清之役參
看聖門高弟
具有禦侮之
才。冉有樊遲
用於魯故各
建奇功。澹臺
有若不用於
魯而一為武

好黨之。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若使
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病之。孔疏率謂在軍前。王問
于子洩。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能自若。無必有與斃。知懼皆將
同死。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與魯。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
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測義不
心於吳乎。亡臣之自處。當如鄭子蘭。待命于東。可也。呂初武
說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知小節之不足恃。初武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吳僑田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
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鄆人教吳。必可克。按十字作一句。讀道言也。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
賣主甫後。卷四十八。哀公。

城守禦使吳
師不入一為
幕庭三踊使
吳子三遷使
委以專閫何
至為城下之
盟哉

微虎欲攻有
若教之也

俞云吳迫於
邾之請而與
師子洩一言
其氣已沮惜
魯人懼甚耳

汪云請質子
販出自季孫
而當以姑曹
必係景伯當
場權度劫之
使其自止也

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按子羽有
賢行，多勇力，為武城人，推重以犯招羽，則武城克二語皆拘
者之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名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
梧。明日，舍於蠶室。即東陽也。費縣，今山東費縣西南，有陽鎮
費縣。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
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大
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按聖門有若亦與知

材之盛，季孫止之，傳非表其愛惜國士也。進止一取，吳人行
決於季以見三百人，皆季氏平日抑之，無由自見。吳人行
成，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五年十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
從。故負載書，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將，欲出盟。釋舍也。魯人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
之，而後止。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
遂兩止。吳人盟而還。恥吳夷。

首叙吳為邾故，則此師由於季孫利，則季氏享之禍則通
國同之。而胆戰股慄，無能發一謀，傳深惡季孫因出色寫
一不狃前半是明寫，後半是暗寫。其云必有與斃者，實語
也。云齊晉楚將救之，虛聲恐之也。一路布置，不忍以小惡

覆宗國。可謂君子之用心矣。以下寫子羽父子。寫公庚賓。三人寫微虎有若隱然。以不狃為主。王犯與子羽之父交好。必非常人。而國人恐爲內應。然犯卒未嘗以不義招子羽。而子羽悉力拒守。吳人舍之。克東陽進師。想見小邑禦全吳之衆。百道俱攻。堅不可援。後清之役。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徒卒。取其義而勇乎。然而武城不致久困者。不狃陰主之也。或曰。戰於夷。是追叙東陽之兵耳。三家實未出一甲。魯敗吳。是厚其毒也。先聲懼吳足矣。幾以不戰爲季孫之謀。畧不知清之役。齊師伐魯。三家尙不能禦。諸竟况吳師之強倍於齊。而能出師乎。故大義激發。僅一微虎。簡徒兵僅三百人。聖門高弟。不用一人。而有若且難於步卒。

之間。其伎倆已見。然而吳人行成之速者何也。蓋不狃陰主其間。宵攻之計止。而不行。吳王聞之。不狃使之聞也。因悟與斃之言不爽。實者驗虛者亦以爲實。恐三國之救故行成而歸。皆不狃之力也。先儒謂卽此知不狃實有心公室。夫子欲應其名。豈無意哉。吳輕而遠。已奪其魄。少待卽歸。何至城下之盟。而季孫不從。絕無謀畧。亦可知矣。嗟乎。事平之後。不狃有功。不見名。還澹臺有若及諸國士。不見錄。用叔子析鉏等。不見旌褒。故肥之罪甚於斯。

齊悼公之來也。

年在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

侯。

康子叔父。魴音房。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

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

公穀謂齊為邾故伐魯與傳異陽生何人無夷鴻之告而與邾隣之師耶當以傳為實

或謬胡姬景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二國同心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太宰討之囚諸樓

臺在薦反之以棘使諸大夫奉犬子革邾太子以為政十

來奔傳年邾子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臧會如齊蒞盟齊問即明子來蒞盟

盟不書且逆季姬鮒侯所以歸嬖鮒有馬千乘使為君也

鮒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鮒收本不欲立陽生

故諷動公子愬之公謂鮒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邑齊以察之

羣公子曰言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

待我察之若有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

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束縛

自高國晏弦之逐而齊之強族惟鮒氏陳乞所必欲去者

况伐魯有功非陳乞利也凡廢立必有密謀又必注意一

人對羣公子語之明是醉後狂言公子之愬乞使之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闌季姬嬖故也

經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莊解三月宋皇瑗帥師取

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疏云謂威力兼備若網羅之所

於勇反。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哀公

九

忘君數語來蓋陽生與乞伺之久矣

注云作如許頓挫忽殺之心毒手辣令人毛髮俱悚

一又字承乞試茶傳責乞

吳人無故生
彘以傲其民

孫云日作一
壘其師久
之則壘合此
如鎖城法多
少事情却只
以每日遷舍
西字盡之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杜解齊與魯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伐齊傳心
鄭武子賡以證反之嬖許瑕武子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取請取故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許瑕每日遷舍作壘
輒徙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武子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武子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死惜其以郊張與鄭羅歸鄭之有
師氏云鄭圍雍邱宋皇瑗圍鄭師雍邱應乎內瑗圍乎外
腹背受敵而為宋所取使有能者無死謂不殺也此瑗軍
令全師不殺者僅二人春秋殆將為戰國矣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邱卓氏日皇瑗盡俘許瑕之師視滅鄭不啻

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按廣陵今揚州

吳人此舉江淮相通為千古運河之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疏云服虔云兆南行適

經者為金皆經者為火

占辭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

謂沈陽水故沈可以興兵

故可興兵以利伐姜姓不利子商

謂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

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

疏云秦本紀秦伯翳後世為盈之

後蜚廉有子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

其伯翳後世為盈之

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盈子二姓為占

名位敵不

可干也言不可干

炎帝為火師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

宋不可伐或

汪云一邦字

讀之補後

卷四十八哀公

十

以齊陪寫或
專寫或從對
面寫一意翻
作四層脫換
變化無端

謹方有章。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不可游也。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以嬖寵伐人，救鄭則不可。滿不可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故以為有罪。吉不知其他。宋故則不當伐。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上坤下，泰之需三三，乾六五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之需三三，乾六五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陰而得中，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伐之為不吉，鐵之戰，晉鄭絕好矣。或謂此後當復有脩睦之事故，鞅欲救鄭，信然也。宋景滅曹，又盡殲鄭師，復伐鄭不已，則救鄭豈非義舉乎？然齊嘗助范氏，鞅之讎也。史墨鞅之私人也。鞅欲伐齊而不欲救鄭，故以救鄭卜，使其黨言伐齊之利。

以鼓臣民之心。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孔疏：當是自吳逃來適魯，所俘而又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簡公不知恥甚矣。

立。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杜解：書歸齊納之會，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聩，故十年。薛伯夷卒。按：立君秋葬，薛惠五年蒯聩入國，彊復奔齊。

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以名朱鈔以救為名，聖人即樂得而予之。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杜解：終子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魯忽與魯伐齊舉動。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魯忽與魯伐齊舉動。

無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按明是乞弒而齊之記載吳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按雖以說吳而料吳必入邀于吳師乃還

傳言弒而經書卒此如鄭髡頑楚麋史氏以疾卒告魯夫

子無所據以正之也或曰齊史以直筆書弒荼而以曲筆

諱陽生何也乞以崔杼行弒史官爭死者不一其人卒書

其事杼終以此失人心斷棺之禍所由來也故前此弒荼

乞不敢匿嗣後太史南史輩俱易置私人如太史子餘者

俾掌其事而直諒之士不與焉陽生之弒乞豈不早為之

所而使其名在諸侯之策哉故以疾卒赴而後此壬之

弒亦不告以主名也然則孰弒之亦乞弒之蓋倣崔杼弒

莊說晉之故智耳胡文定謂陽生守正見弒而深沒其迹

吳章廬謂師在而悼公適卒偽告於吳茲二說者豈其然

哉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

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再令卜不襲也吉行也於

是乎取黎及轅黎一名縣按今山東臨邑縣西北有城城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倣師伐齊未得志故為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楚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

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

貴王甫後

卷四十八哀公

上

當此設詐之
世忽得此義
精仁熟之言
真是祥麟威
鳳絕不可得

報怨也伐喪
也乘吳之擾
也晉卿中鞅
尤頑劣

詩人補事
九十餘疏云孫毓以為札之子與孫猶荀氏
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大賢之事亦當是札

不務德而爭諸侯民何罪焉桓文尚有愧色况其他乎既
退以成其名復勉之以務德是以善養人氣象季子豈徒
以讓國見者哉陳弱極矣而楚必欲併之書救陳善吳也
不書季子告辭畧也

經丁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解齊魯交兵止此。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按立君無考。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

出奔宋淫。

傳十一年春齊為郕故在郕縣。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季孫謂其宰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

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竟內近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二子

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按一子猶云得一人

君與三卿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魯之羣

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一室敵車優矣齊之兵車有餘敵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

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侯於黨氏之溝地名武叔呼而問戰

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

此段以冉有
為主激孫而
三家之卒始
出

分左右之師

補此一段托
范下文

師不踰溝非
不信求也求
傳季令耳遲

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蒐闕宮說齊師至城
之勢如此衰。此却是轉移時節。哀公卒至于亡。正以有君子
聽其直書。伐我城也。此請禦諸竟。又請居封疆之間。三家不可而
明經。直書。伐我城也。此請禦諸竟。又請居封疆之間。三家不可而
邾洩為右。氏臣孟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魯人孔子為
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也。冉求曰。就。用命焉。雖年少。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門南也。五日。右師從之。言不日。乃從。公叔務人。公為昭見
保者而泣。城守者曰。事充。縣役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已。不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
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名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乃踰溝。言師入齊。

驍以大義三
刻踰之遂入
齊軍是左師
之勝右師為
不肯踰溝為
齊師所乘之
反殿不狃死
是右師之敗
獲甲至弗許
承左師之勝
至驅之承右
師之奔
孔子贊汪錡
而不狃公為
孟子側在其
中是結右師
贊冉求而樊
遲在其中是

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陳瓘陳莊。大夫齊涉泗。孟之側
也。字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伐善林不狃
士之伍曰。走乎。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欲走。惡足為。徐步而死。非無壯士。但季
孫不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其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
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其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
遁。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
羽。而賢於邾洩。二子與孟孺子。顏銳敏。也。言欲戰。疾。我不欲
戰。而能默。心雖不奔。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
乘皆死。皆殯也。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人時
疑童子當殤。疏云。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
中殤。童子一。至八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張殤中殤。服
下殤。降人一等。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能

讀之甫後

卷四十八哀公

齒

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呂說所以能退
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按此兩
年引孔子之言孔子歸魯在是

此分兩大段讀以右師從之截上叙未戰定謀下則叙戰
勝敗力表冉有兼表樊遲孟之側及死事之人皆所以惡
季孫也政在季氏一語為通篇樞紐平日脅制二子至臨
戎欲已居守二子執受冉有直刺季孫并激武叔而魯師
始出魯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命冉有率之孟
叔合為一軍孟孺子洩率之三卿但主號令無親將者左
師次雩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已伏於此挿叙
務人之言將季氏罪狀一一鉤濤二氏之懦實由季致又
以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為勝益見其難此一段乃通

篇關鍵以下左師右師分寫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
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何也寫冉有一
室敵車是其謀畧語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
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
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寫孟
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陣而奔躬先敗走務人不狃
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禽哉彼此相形
功罪自見

鍾云灝先行
三字說得可
畏千古喪家
亡國不得先
聞皆為此三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
稅有餘以為已大器鐘鼎屬國人逐之故出為張注轅頗之奔可
列即逐於國人其無君大抵相同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
貢左補賤卷四十八哀公左

學

梁粲乾飯也。股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醴具此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

蕞爾陳介居吳楚，其君臣即朝夕脩省，勤政恤民，猶懼不

免，傳載此一則，以為陳亡之徵。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五月克博。齊邑按今故城在

壬申至於贏。齊邑屬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大夫將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占爾死，我必得志。欲獲死

按陸氏曰：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能捐軀死國，其晉欒鍼宗

子陽樓與閭邱明相厲也。致相勸厲。桑掩胥御國子書國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陳

邑

子行逆命，其徒具含玉。亦示必死。按陳逆逃歸，公孫揮命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今使問弦多魯問遺也。奔以琴曰：吾不

復見子矣。書屢獲戰功，以死殉國。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言將死也。甲戌戰于艾陵，

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

千以獻於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纂言齊知敗而猶戰，是自

之將戰，吳子呼叔孫仇曰：而事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司馬

命。王賜之甲劍鉞。悲反。普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子貢衛人，故稱衛賜。云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之。拜受

補正云：奉甲從君者受之。

濳城聚哭，得
揮一人，雄風
為之一振，可
見齊尚有人
諸將之敗皆
乞使之

完敗齊事

追叙

補正云：奉甲
從君者受之

言拜者受之
禮特加絢染與
上段相應以
魯起以魯結
此師出魯拍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歸於齊也元首寘之新篋寘音也
尉之以京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
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按歸咎於天猶云昊天不惠
之功虛歎語恥藉吳怨傳蓋深惡陳乞也八年吳嘗伐魯攻武城不克微虎欲宵
攻而吳子一夕三遷弱魯猶然况强大之齊耶前此伐齊
舟師為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即知
強弱不敵如秦師濟河焚舟而晉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
事子弟以得志自予是何心哉蓋齊之強族屏逐一空而
陽生已弑簡公初立篡齊得國其勢不遠疆場死難殉節
之臣必在朝特立有為之士皆預兵政留之不利於陳氏

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來乞以精銳守
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舉忠義之
臣而悉空之乃惟我所為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且死者
人之所畏萬不得已而然而或交相厲死或歌虞殯或具
含玉或問遠國以琴是未嘗臨陣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豈必諸臣皆視死如歸哉早知全師覆沒冀動陳乞之心
使此師不出也無如中軍主將寂無一言而陳書又自願
殉國同事中又有請長纓繫吳人之頭者故諸將皆不敢
諫揮淚出師其家人知必白衣冠送之也傳步步寫來正
與乞得志二字相照而齊人何辜三軍並殲並陷其弟乃
以博乞之一快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

乞正其本也。傳之所以翼經也。末叙州仇一段與起處相應。深罪魯也。

注云參字新而確五字字神傳太息之計在交與國而遠攻與國而交仇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官說句夫。養。養。也。若。人。養。犧。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不田。不可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滅也猶言越不亡。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書曰。其有顛越不共。承命者則剿。魚。器。反。殄也。無遺育也。長無俾易種。轉生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子齊屬。其子於鮑氏。補正子胥為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

也。韓云或謂了。胥可去不知。楚將亡而去。之則非忠臣。硬非孝子。惟一死可以兩全。

在其為王孫氏。補正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反役。艾陵間。王聞之。使賜之屬鏤。劍名。鏤。力。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黃省曾曰。胥始盡謀於閭閻者。為報楚也。思先君報讎之恩。而忠於其子。一報楚。酬已親之心。

季孫醉夢至此方醒

焉云一謬

諫詞作五層寫。總見越不可不滅。伐齊無益。留越有害。屢用比喻。以使其悟。痛哭流涕之詞也。伐齊有功。志得而驕。又聞屬子於讎國。安得不怒。王聞之。暗藏伯嚭之譖。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冬。衛大叔疾。即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姊所娶女。嬖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之姊。

讀左補義

卷四十八哀公

大

再謬

三謬尤甚

再叙其母

旁叙其甥

亦孔文子為

抽出另叙為

前仲尼止之

作證

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也。以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弟。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疾。臣向魋。魋為宋向。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處巢。死焉。殯于郎。葬于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有巢亭。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大。叔懿子。太叔儀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疾。太叔悼子即位。故夏戊。悼子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其邑。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之。八簋。今皆作夏。曰。瑚。或別有據。或從而誤。甲兵之事。未之

權臣主政全
不係公
周云季欲以
加賦之名出

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按東語對衛靈公之說。同蓋聖文子遽止之。曰。圍。名。文子豈敢度也。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疏云。孔子世家。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世家。季康子一路寫來。皆孔圉無行。而傳以為猶能隆重聖人。故先點仲尼止之。後又復叙夫子止之之言。胡簋之事。隱刺其禋躬無禮。彼會意言外。躬親止駕。不敢攻疾。則猶知改過為足多也。夫子所以節取之。且以見止之之後。種種非為皆夫子不在衛而顛倒彌甚也。

季孫欲以田賦。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以田多少。出軍賦也。解傳。稅畝私。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之。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哀公

之聖人之口
俞云不對者
知其不見聽
也私於冉有
者與其力諫
而或止也

俞云傳中之

正不識也。三發卒。終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答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傳。經曰：用田賦。謂既用邱甲，又用田賦也。夫子云：貪冒無厭者，魯自宣公稅畝什取其二。此時既稅私畝，萬無可加。以邱甲每乘增一甲二十五人，而未嘗增及馬牛車乘，故以兵賦為名。意者不以邱限，但計田之高下肥磽以定其多寡之則，或一邱或二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而抽其私田之

入以為供。畧河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之制。王氏謂託以軍用計田以出貨財，故夫子以為貪冒無厭也。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戊午。夏五月甲辰，孟

子卒。公會吳子橐泉。按今江南巢縣西北有橐泉鎮。秋，公會衛侯、宋皇

瑗于鄆。縣發陽也。按今江南如皋縣東南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

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

得。有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

季孫之罪大矣，而冉求諫之不力，其事遂行。夫子所為鳴

鼓之攻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

謂之孟子若

宋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者。夫人禮也。以同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絕者。問。

首句加昭夫人三字。名分凜然。不書吳姓。為先君諱也。死。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末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氏為之也。絕。為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絕矣。若弁經以弔。以爵素為弁。澡麻為經。功總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西毛昭公娶於吳。雖曰瀆姓。而既為先君之夫人。誰敢黜之。季氏不以為小君。不以為公為喪主。故季氏主之。蓋季孫積怨於昭。使其君喪心失禮之甚也。孔子時已致仕。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請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經而往。

弔喪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絕。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孔子猶經。則顯其君失禮之愆。故亦去經而拜也。杜所謂從主。節制是也。

公會吳於橐泉。吳子使大夫宰嚭請尋盟。尋。鄭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也。固信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玉帛以奉之。奉。贊

言以結之。結其信。神明以要之。要。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寒。重也。乃不尋盟。寒。寒也。

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大

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衛大曰。吳

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患。為衛往。

儲云用改字
換尋字伏寒
字
馮云唯恐寒
盟故尋盟偏
說寒盟即在
尋盟中則不
必尋更醒
衛人猶知有
君不比季孫
童以君試

太宰不說起
殺行人事便
宋認真
張云哀公篇
志子貢辭令
極多此史公
附會所由來
然玄氏所載
是叔孫子產

公所記全是
蘇張矣
韓云魯作楚
宮衛效夷言
其心先亡

仁人用心

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反。國狗之。瘐無不噬也。瘐狂。
也。疏云。國狗猶家狗。瘐吉世反。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籬子服。
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以禮也。地主。
所會主。歸餼。物生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人也。君舍以難之。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
故。衛請者。不為。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
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也。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
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

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公孫彌牟。尙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卒死於越。
從緩字。分出黨讎兩字。又生出懼字。墮黨崇讎。而懼諸侯。
非衛之害。吳之害也。小人當以利害奪。此言語之宜也。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螽者。
畢。火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九月。歷官失一閏。
螽有因災而書。有因歷誤而書。此則因失閏而書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田間。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凡六邑。反。
錫音。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之。俱棄。及宋平元之族。自蕭。
奔鄭。在定十年。鄭人爲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
讀左補後。卷四十八。哀公。

其小失也
官謝遂其言
韓云魯將登
燕與矣
松池全具
一覽人精史

畢
冬十二月孟平將問諸外
非謝之害與之害也小人
其錄宅衣出黨兩字又山
與其取夷平時既而又其
卒禧銷以合謝對謝其言
千丈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埭 埭

哀公三

經 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許男成卒纂疏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按公羊疏以自復國

也何罪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

其書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而書之按黃池今河南封邱縣西南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集注楚乘吳之出會而伐陳按於越入吳其發微越乘

于西亦滅武仲之所謂鼠也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按霸國侵

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伐止此葬許元公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哀公

一

九月螽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

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稱盜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前

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

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按魯不造歷說已見前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杜解救前鄭子勝使猶曰得桓

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郕延皆宋大夫以六

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

六邑宋鄭接壤之地。二國所必爭也。鄭背子產之訓。且以

處宋叛臣。以致宋鄭交爭。卒虛其地。嗚呼。民何辜歟。宋景

公不加罪。復爲司馬。不至於叛君不已也。

夏公會單平公。周卿士不書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

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即古隊字。嘯無餘謳陽。二子越自南方

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泖上觀之。越

師泖彌庸見姑蔑。越地按今浙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

水名。彌庸見姑蔑。越地按今浙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

獲其故始蔑人。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

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會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

獲嘯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

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丁亥入吳。呂說吳精卒

抗者皆孱弱之人。初問何以勝。越此正示以不能先與他一

敗。所以驕吳人。到得越全師在外。精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

尚多。若收合餘燼以戰。吳王自未可必。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

聞也。惡諸侯自到七人於幕下。到古頃反。秋七月辛丑盟吳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晉爭先。先後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不出子產規

俞云一字

一王人二伯
主極整齊却
極亂極熱鬧
却極哀
魯見吳人救
越之非
俞云太子慎
重勝於乃父
又云寇深矣
與人爭長國
破矣欲伐人
國子弟虜矣
且執人大夫
乞糧於人矣
且索人八百
乘之賦侈也
愚也
爭長虐魯伐
宋其退步連

用四乃字俱從王惡其聞也一惡字來外面著著遲威裏面事差快宰歸夫畏兩相心照故越入吳一腦段爲金篇主

姬姓我爲伯伯爲侯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旰旰晚也大事也盟未成二臣之罪也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韋昭曰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彼不及待自然先晉人孔疏晉人先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侯牧方伯諸侯以見於王也獨言帥侯牧舉尊而言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獨云子男舉小爲有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

韓云景伯兩番語絕不急迫求免正須以寬挫其雄心

忽插乞糧一事正與越人吳一段關照

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景伯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按今蘭陽縣謂人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于自襄公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曾坐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則義吳人好兼并故給故恐之以祝宗吳人陵強大故鄙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吳不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稅因以歸辭之不可也如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纁兮余無

大夫困餒軍士可知如越問彰則本國三軍未必不為營梁之潰他國乘之晉衛商魯皆吾仇安能全軍反國輒自收局正為一惡字也伐宋又作一振平越乃不寂寞

所繫之言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人言但得視也。視不得飲也。盛音成。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私軍中不得出糧。故為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言不與黃池。故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之言。終伍員。

傳云。晉人先歟。左氏據晉人之辭也。吳語云。吳公先歟。外傳據吳人之辭也。經無明文。竊以為當從國語。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又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連絡水道。以達於封邱之濟水。黃池封邱西南境也。是役通國並行。國語載吳人服兵。擐甲。建

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吳公先歟。晉侯亞之。皆實錄也。夫以委靡欲盡之晉。貪懦無恥之鞅。覩此聲勢。早已魄戰。乃云建鼓整列。欲與司馬寅伐吳師。死行陣。未必然也。況此時鞅不知越已入吳。並不知吳王有墨。而能慷慨立論如是哉。此必鞅以會告諸侯。飾為已功。左氏因晉乘之舊文耳。吳語又載董褐告吳云。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夫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說者以晉弱已極。安能以桓文所不敢責楚者。而責吳。按此吳史所記。豈肯自誣為本國羞。蓋吳雖僭王。猶知周室觀其告。隨曰。周室何罪。每以王室為辭。不比楚人問鼎而思翦之。

也。况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軟當去其淫名。以告趙鞅。故鞅告之吳耳。惜鞅掩為已功。不以吳子先軟來告。故晉魯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會。又經先晉。或以為晉人先軟。亦非也。軟者盟也。經但書會。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書及吳子。兩伯之詞。也不書盟。以吳先軟。晉為霸主。聽命醜是盟也。

經 庚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解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中庚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

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經。孔子所修之經。按續經疑左氏為之。門人不見魯史。安能續經。射音亦。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豎上。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曹宋。莒子狂卒。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平公驚立。簡公弑弟。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史不言所在。饑。

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按今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堆。商獲麟。杜解車子微。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只麟也二字。包得公羊孰為來哉。吾道窮矣兩層。聖王之世。麒麟遊於郊。而為虞人所戕。則知王者之不可作。而周道不復興也。傳點出不祥二字。以明聖經絕筆之故。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猶悼歎之。此兩年來書星孛於東方。書三蟲。天出妖星。地生異孽。陰陽錯亂。人民饑饉。而祥麟非時而出。遂至見傷。且以怪物棄。嗚呼。東周之望絕矣。兩楹之夢兆矣。不覺悲憫交併。而絕筆焉。蓋二百四十二年全經之結局也。杜預謂感麟而作。因以為終。范甯謂脩母致子文成致麟。鄭樵謂絕筆獲麟。聖人無意。歐陽謂魯史記終於獲麟。皆未嘗細讀左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

云云何等相

金

何等推重

俞云數語耳
季文子臧武仲累數百言反不及也

馮云此陳恒執君傳以成子為主首段提綱次段叙

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即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前。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按言死其城下。吾能之。以不臣為義。吾弗能也。

提出義字。壓倒季孫。亦規諷冉有。由弗能三字。甚決斷。想見行行之槩。

齊簡公悼公陽生子之在魯也。闕止。子有寵焉。事在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常憚之。驟顧諸朝。數顧之。故諸御鞅夫齊大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人弗聽。呂說以事勢為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觀御鞅之言。則擇用之權在齊侯。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哀公

六

陳逆三段叙
陳豹四段正
叙殺關末段
附叙于方將
陳關四人一
齊收結

形容凶人刻
語

方知陳逆艾
後之戰先具

金玉乃詭辭
愚人之共
死而已則逃
耳

昔之太史大
書崔杼今之
太史黨于陳
氏知史局已
變

王云遷公於
寢昭然叛逆
而猶開公怒
而將出亡若
有迫於所遭
之不幸者以
激私黨之怒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理子我夕附注夕陳逆子行陳殺人逢之子我遂執以入
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頭米汁可沐
酒肉焉使詐病內酒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
諸陳于陳宗為患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氏亦陳欲為子我臣使
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喪也曰有陳豹
者長而上樓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詐多故緩以告呂說公孫以爲他日豹
此其人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
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
陳氏矣言已且其違從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而隱

隱于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
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
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子我在幄帳也聽山逆之遂
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帳也聽山逆之遂
人閉門門不納子我侍人子我樂之子行殺侍人故得殺
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
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成
子出舍于庫怒以公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
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乃止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子我歸屬徒
攻闔與大門闔宮中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
弇中狹路適豐邱陳氏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
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臣子我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哀公 七

意如之受伐
請以五乘亡
彌卒之拒輒
欲自北門出
好雄大都如
此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一

於道。中行。人車。及。彰。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遂出雍
門。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
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東郭
賈。即。子。奔。衛。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此言陳恆執君而逼篇只寫得殺闕止執君一點自足。
蓋陳氏厚施於國代齊之勢已成在其上者簡公一人。
公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
驟顧諸朝氣燄直取子我而投鼠忌器遲遲其行公與
闕夢夢也。陳逆殺人恃恆爲庇豹事子我亦恆使之公
宮嚴密出入自如內外人無非其黨如太史子餘亦其

一也。初子我在幄諸陳爲客乃諸陳入而閉門子我反
爲客而陳氏爲主於是人人爲陳氏致力子我爲賊黨
所殺而遷於寢者只用一夫之力執之寘之而死生惟
命矣。傳於亂臣賊子追摹其造謀行事助功罪狀分明
末以東郭賈事作結見子我之臣猶知羞見魯衛之士
將賊黨及列國諸侯盡情詆斥而天經地義昭然簡冊
之間其亦聖人沐浴而請之意也夫。
全謝山曰。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
覽說苑則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
定亂不可謂非忠於所事。史記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
子恥之。索隱以爲闕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一 哀公

八

無魁則哭之
目腫有魁則
棄師不罪寵
至此安得不
叛

討賊先去其
羽翼子仲以
向攻向斯為
上策

汪云叙擊鐘
見乃兄共沐
寵光修豪相
類反照末段
令弟清風高
節迥出諸昆

之上

子仲給辭曲
折動聽向榮
受命再四躊
躇皆是向榮
罪案

新舊臣一番
商議已延時
刻故頗可告
而魁可走

往有之。晉有二士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何必舒。

州之死難者。不可有二子我乎。

宋桓魁之寵害於公。恃寵盈公使夫人景公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數請享飲欲未及魁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邑欲

為公享宴。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鞶七邑而請享

公焉。偽喜於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之甲兵公知之告皇野

子仲曰。余長魁也。青之長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巢

不可。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樂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述人來告主述禽

云。周禮地官。述人掌邦田之政也。曰。逢澤。按今河南有介也

麋焉。公曰。雖魁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君憚

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也嘗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要子對曰

魁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

疏云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琢以發兵

牙牙齒兵象故以發兵古說兵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

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於以命其徒攻桓氏向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呂說父兄故臣世

新臣是新仕漸染未遂攻之子願弟騁而告桓司馬也

司馬欲入。君入攻子車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

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魁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

六月

賣左甫義

卷四十九哀公

巢與車皆難
之類然一止
其伐君一使
之出走宋國
以安猶為彼
善耳

命云此必非
一時事總言
牛與難義不
同國難獨以
死曲折悲涼

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難恐公怒。欲
國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曹難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
叛之。向魋奔衛。呂說。奸雄之人。最能擇利害。前在國秉政。
一邑不能與一國抗。則享大利。所以負惡名。不恤今退保
徒歛怨於民。所以去。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
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
矣。司馬牛弟致其邑與珪。符信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
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
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
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

阮氏葬諸邱。阮氏魯人也。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屢經挫抑。而不悔。牛在孔門。所以能如此。按
邱與今山東費縣西與城是也。阮若庚反。

魋為司馬巢為左師。巢固比於魋。着也。當其受命討賊。
出亡不反。疑若免於戾矣。而傳筆筆歸罪向巢。蓋擊鐘
侑食。酷類桓魋。而以君召臣。多為辭說。則平日之驕蹇
可見。始則待誓後行。繼則縱賊使逸。要質不能。遂入於
曹。復邀曹人子弟。使不叛魋。不叛魋是叛君也。亦賊而
已矣。使魋之不得伏法於宋者。巢為之也。出奔不反。明
知終不免於誅耳。惟司馬牛學於孔子。當子願騁告子
車與謀。而牛無一言。非超然事外者乎。傳叙其辭邑叙
其經歷之所。叙其出處之節。叙其卒并叙其葬之地。葬

儲云無有用
兵而不計利
害者後儒以
此為非聖人
之言而倡為
先發後聞之
說何其怪也

之之人。直作一篇墓誌。向氏得此一人。此微子之澤。亦聖門之光也。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簡于舒州。孔北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紀聞。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

後託之空言。

獲麟而後。左氏續經也。上云。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左

氏之特筆也。恆豈肯以弑君來告。必曰。君無道。國人弑

之。史官當依例書之。曰。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也。或曰。

記者何所畏而不書陳恆耶。曰。上特書陳恆執君。則此

弑君。非恆而誰。蓋明示人以書人。書國為史官之例。非

聖人之義法也。程子謂魯之衆。加齊之半。疑非夫子

之言。竊謂哀公以強弱計。怯於討賊。故即所以克齊者。

告之。非以力。不以義也。孫氏又謂與冉有魯之羣室衆

於齊之兵車語相類。不知弟子之言。何一不本於夫子。

不得以其意偶同。而疑其為偽也。又謂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可謂深知夫子之心。蓋人倫大變。上告天王。馳檄

大國。不特陳恆落胆。并問鼎之荆楚。分晉之三卿。亦惴

惴寒心。或以此時。天王安能討賊。晉人久已失霸。疑程

說之非。不知天王雖弱。而出師討賊。自當請命。尊王之

義也。晉雖失霸，不可不以討賊聞之。同讎之義也。皆聖人之心也。

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將圉也。畜養馬於成。邑孟氏。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孺子怒，襲成。

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有司之使人秋八

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於衢，聽共弗許。

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為祖免音但問。明年成叛傳。

公孫宿之不受為民也。武伯之怒為馬也。而迫成使叛。

孟氏至武伯獻子之家法盡矣。

經 辛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

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及齊平。杜解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傳 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杜解以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按桐水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弔為楚及良。吳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所伐。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問之。後賓死，柩造朝，以

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境內，依禮唯可以尸入。賓館

不得以尸。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廩然。貌動。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

尹蓋。按聘禮注：卿為使者，大夫為上介，士為下介。對曰：寡君聞楚

為不道，薦伐吳國也。薦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猶言于良

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猶言于良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一日遷次。次，不敢留

此篇與聘禮無一不合想見續傳者學問之純

叙來由

虛說

此兩引禮皆是陪筆

實說

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按國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按聘禮云。賓死未將命者。謂既入國造於朝。聘所謂以尸行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按云。聘遭人所聘之喪。云。人境則遂。謂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按謂今賓道卒。若不以尸入國。代傳君命。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備使奉尸將命。館而代之。傳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舟人解之過也。按自陳至吳。遠吳人內之。蓋傳言芋尹蓋知禮。

此及齊平傳子路是危言以禱賊臣之魄子貢是微言以移賊臣

讀定甫箋

卷四十一 哀公

七

義禮義疏云。據注疏。賓未至朝而死。不必以柩造朝。貞子及良而卒。未入國門。原無造朝之禮。吳人辭之。直辭其入國而芋尹蓋之對。亦祇欲其入國而殯於館。與按此說極精。吳命無以尸造門。則不許其入國門。明甚。芋尹云。奉尸將命。謂奉尸於殯館。而介代之傳命。猶之尸傳命也。若棄尸於國門之外。是有介之傳命。而尸之意不得伸。杜氏以禮無明文。故引以柩造朝之禮為證。非正解傳文也。

秋齊陳瓘陳瓘之子如楚。過衛。仲山子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愛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由仲

之心無非為
歸成計也

先令公孫不
為齊用

觀陳恆之言
則子路之說
已聞之矣故
平之易而詞
亦頗遜

費其乘難以

取二邑便責
其乘難而取
成用烘托法
而意旨已明
病者合兩賢
之言此心過
宋去也

言不稱事

卷四十九

三

事孔子故。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
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成卒公孫宿也。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恆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
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
社五百。社二十五家。為一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
取讎及闔。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贏齊。

子路仕衛。故過而為魯言之。兩不可知。見汝雖弑君。成
敗尚難預卜。保無討賊之師。起於隣封。何必取惡於魯。
不提出成。而欲其歸成。已在個中矣。子貢乘其如事衛
君一言。便從衛說入。言齊於衛甚厚。而與以三邑。何乃
乘魯之難。而取其二邑乎。齊能待魯如衛。則必以所取
之邑歸之矣。蓋二邑早已歸魯。所未歸者成耳。絕不提
出令其自會。子路是明說受成。子貢是暗映受成。恆為
弑君之賊。而又受人之叛邑。故病之而卒歸成。
衛孔圉。子文。取大子蒯聵之姊。伯生。慍。同。反。孔氏之豎渾

父奪子母劫
子蒙衣杖戈
都是亂常鮮
恥之事文色
色相配

輒奔下便可
叙止莊以此
時子路方爲
孔氏幸子路
不死莊之立
未可知也

俞云兩語兩
答君臣之義
朋友之情俱
見

又云前半白
晝鬼魅後半
暗室神燈
政逐成如孔
惺惺之根甫
逐惺之根甫
入國而懷毒
如此爲此篇
束筆卽爲下
數篇伏筆也

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大夫在戚孔姬使之
焉使良夫詣大夫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大夫乘
軒大夫三死罪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良夫爲閏月
良夫與夫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圃昏二人良夫與
爲婦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姻自稱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夫子
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迫孔惺于廁強盟之孔
專政故劫孔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惺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季子宰子路爲孔氏反邑名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行爵食炙獲按
爲君駕車且奉飲食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衛
於君而後隨之奔也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
子羔子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子曰食焉不辟
其難謂食孔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衛大夫門焉守
曰無入爲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
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大
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惺且曰夫子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夫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
路二子蒯聵以毀墜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冠在
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惺立
莊公也蒯聵莊公害故政臣之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
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褚師欲與
之伐公不果爲明年瞞

蒯聵得罪君父。不可君衛。在戚十五年。因淫蕩之伯姬。奸豎謀入國。而輒以子拒父。姬以母劫子。世道至此。人倫天理。漸滅盡矣。惜子羔子路。皆仕其國。子路竟為惲死。或曰。夫子不肯臣輒。子路在衛。何不喻止之。不知當時世卿專政。聖門高弟。不過邑長家臣。原不得為仕。且一命之士。苟存利物。於世必有濟。聖門惟閔子不仕。權門仲弓。即為季氏宰矣。仕季氏。庸愈於仕輒乎。夫子以為弑父與君。斷然不從。在我有確乎不可奪之節。則循分稱職。因事救正。聊為祿養。於義未為不可也。迨變生倉卒。為之宰者。被髮纓冠。救之義當然也。故結纓易簪。並稱安得以子路之死。為有歉於曾子乎。子曰。柴也其

來。時子羔為輒陪臣。曰。來者。知其不反。顏事。聵得潔身。去亂之清也。又曰。由也死矣。子路為惲宰。必為惲死。知其不偷生。害義以身殉所事也。夫子不以子路之死。為非孰得從而訾之乎。結處寫蒯聵忌尅性成。以明無父之人。必不可以君國徒為亂首。以致賢人不得其死。為可恨也。

經

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

衛侯輒來奔杜解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聵成

○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

還音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必月有誤按陸德明謂弟子欲記聖師之卒以續夫子之經非也弟子不能見國史無由續之亦左氏續之耳詳說哀公十七年以後即明既卒其

亮上段案
另提

周室錫命無此危厲蓋不孝不慈後此敗關早為料及故也汪云反結即借以起後文

俞云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哀之不沒

焚毀在疾是實話言為三家所制孔子卒則勢益孤也不沒于魯言為昭之續耳隱與公言相對然亦私論之非面語公也

子孫續成傳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杜解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鄆

武子衛大夫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

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也威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

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方受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言得罪於君父足矣而必兼云君母隱示禍從母起也

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俾使也屏蔽也附注引恤也慙心不欲而強之之辭

力軌反焚毀余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尼父無以自為

法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按尼父猶稱管仲為仲父尊之之辭也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保解昏亂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

也稱一人非名也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春秋篤生聖人此正東周復興之會何至於賊亂日甚

以聖人之不用也然聖人一息尚存其仔肩天下之任

不少懈而文武成康之治猶未可云忽焉沒也至孔子

卒斯已矣傳點出生不能用四字以見春秋所由作而

哀公之焚毀在疾也公羊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

一月庚子穀梁謂生於是年冬十月庚子已自不合至

哀公十六年卒是七十四歲杜氏從史記襄公二十二

此直注到戎
州事為莊公
得國後作一
統冒也極寫
莊之無道而
以不仁之人
必為人勝作
結正為莊公
全身寫照

伯姬母子作
此等事而欲
久享乎此又
為良夫映照

分兩截看何
患此從以上
叙白公作亂
以下叙葉公
定亂欲召

年孔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卒為七十三歲王氏紀聞不
能辨也閻百詩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從公穀
其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
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
月二十七日與羅泌路史昭合予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城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悝不欲令人見載
伯姬于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而于西
圖使副車還取廟主西門孔氏廟所在而藏主石函說文
無主者鄭康成許慎也以爲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夫
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士大夫許其立廟
禮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士大夫之祭言尸不言主則儀
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

之無主乎至鄭氏東帛依神結茅為菽之說實為誕妄孔
氏反以孔悝有主為僭皆謬也近儒汪堯峰萬充宗徐健
菴皆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升為請追之遇載
有辨子伯殺許公為反孔悝怪載而者久
祔者殺而乘其車載祔者許公為反孔悝怪載而者久
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也明無不勝言伯季必
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仁傳言子伯不或以
其車從從公得祔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孔悝母子驀地被遣真不解其何以許為謂子伯季子
為不仁人是君是臣皆可以此蔽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又辟華氏之亂
於鄭在昭二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即請行而期焉襲鄭

勝而葉公止
之子西不從
一明一闇已
伏致亂定亂
之根

勝二語斷盡白

只信而勇不

為不利七字
橫踞胸中
欲大用之
以殄滅小國
知身死其手
林云欲殺其
父偏告其子
奇聞人不信
偏誓必殺更
奇
此奇士不從
亂便不求媚
白公頗能知
人反照子西
之闇
汪云死有餘
恨

之。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
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葉。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
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屏。使。為。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周。親。
幸。義。之。為。勇。也。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
求。死。士。殆。有。私。乎。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邑。也。楚。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
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
遠。矣。子。比。子。西。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悛。勝。謂。石。乞。徒。勝。之。曰。王。與。二。
死。我。乃。不。復。成。人。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
卿。士。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指。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其。喉。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縣。按。今。江。南。顧。上。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
而。所。得。之。鐘。杖。兵。器。皆。備。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木。大。以。殺。人。而。後。死。多。力。其。石。

或謂葉公審機則是而於君父之難遷延不進未免不如乃父周云彼居內為有拔鼠忌器之慮最妙圍公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君脫賊手乃可長驅而入平接葉公亦

至不緩須臾正葉公之謀畧也母得漫為譽議

王云只就胃與免胃極力形容而破勝已皦然何容寫其如何戰勝也此左氏點綴一二小事以見全局之家法也然氣體終遜正傳之厚深于文者自知之

周云乞至死不言白公人多奇之不知

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呂說石乞謀不過五百人向不能緣他把做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等閒看了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險徼幸其求無賢偏重必離所求無厭則不安譬如物偏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也而後入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闔五辭王者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主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此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石乞尹門門為手闔公陽楚大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越王之宮葉公亦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君如望慈父母焉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也旌表而又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遇歲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子高曰微二子期者楚不國矣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也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弟奔額黃氏地

克則為卿二
語誤盡多少
人此亂民無
足恕者
以葉公收

按今寧國府境。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國寧。安乃使寧為令。
尹子國也。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而老于葉。言終。

此篇叙白公勝亂楚出色寫一葉公始燭亂於未至。繼
定亂於已然。亂平。讓功弗有。包胥之後。又見此人。若夫
災及其身。及其兄弟。其君穴宮而逃。其民洵洵求脫陷
阱。皆子西致之也。勝之父讎。與子胥不同。員父無罪。勝
父有罪。不得言報。史遷附於子胥傳後。正以得失相形
也。子西不從葉公者。不特以孺子可制也。子西之病。把
令尹司馬。看作如天之福。已之於勝。看作如天之恩。斷
無以殺相報。豈知勝扼定一讎字。讎則何有於令尹司
馬。而區區之恩。何足以解父死之讎乎。以袂掩面。死有

餘愧矣。提出葉公在蔡。為下文作起筆。然亦見勝入國
後。凡伐鄭之請。殺父之告。戰備之獻。葉公皆未嘗聞之。
也。葉公靖亂。遲遲其行。老成持重。正與子西輕率債事
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閭。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
兩告。見人心饑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
而宜僚之勇。管修之賢。皆不為用。見通國皆知為盜賊。
而箴尹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
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為定亂之功。宜享
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超然自老於葉。
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
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求酒不得僖
子頗有氣節
而遂為所陷
蓋卜人中其
所忌也汪
云術士行踪
可畏人君遠
佞人此尤當
先

馮云意在得
器太子錯會
意良夫所謂
無辜也
二字傳神

為子西反照也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于犬叔僖子。遺太叔不得與卜。

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托占卜乃

逐犬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

將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

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輒名若不材器可得也。其身因得其器。

豎告犬子疾。太子使五人與豨從已，劫公而強盟之。求盟

必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曰請三之後

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五十

受業毛昇增參

四明姜炳璋輯

男康按

哀公四

傳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

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犬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疏云：衷中也。甸，乘也。兵

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大車駕四，小事駕二。按：衛侯許

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入，良夫已大夫矣。衷甸兩牡亦大

夫車耳，故不紫衣。狐裘，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

衣，當時人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敬疏云：在於君所，唯

馮云：諸哉後
即接是篇寫
得談笑戈矛
使人咋舌
慎母子逐則
良夫危即畏
法不免况驕
縱乎

讀左補義

卷五十一哀公

王云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軍而鼓攻其無備也寫盡兵象能事

世子卿

汪云子高意在二人無令德而不稱其賤也不過以其

有露楊衣無露裘之時近君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疏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按今江南吳縣西南太湖是也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此一敗越之沼吳什得八九矣然猶未也吳自巫臣教

戰法諸樊以至闔廬以耕以牧國多敢死之士將皆勇

悍之材故所向無敵夫差斷喪元氣久而彌甚而勾踐

臥薪嘗胆養成兵力至四十年方敢伐吳觀三師於吳

在吳城下又四年方能入其國於以見本根之固不可

猝拔也然則亦吳自沼耳勾踐何能為耶說本呂氏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犬子

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

侯辭以難犬子又使榘之榘訴父欲速得其夏六月趙鞅

圍衛齊國觀之國書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

而見之其釋因服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

豈敢廢命敵欲必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

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

子問帥於犬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

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

為辭耳

駁賤字甚當
但不知子高
之意

生意

讀左補義

卷五十一

今復右領左史皆楚賤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官率所類反下
同子穀曰觀丁父都音若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是以
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
賁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又作怡本令尹有憾於
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君盡舍焉與舍右領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
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禪龜
火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弟惠王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沈
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過

將為他日改卜子國寧而使為令尹

此篇為楚人猾夏之結局吳入郢諸侯皆叛陳獨不攜
哀元年吳侵陳楚不能救六年吳又伐陳昭王道卒又
不能救而陳遂服於吳今之侵楚或吳命之也為葉公
者遵聖人近悅遠來之訓而念其久服於楚也患難之
不貳也威以畏之禮以懷之可矣何以一弔吳而子西
遽萌剪滅之志一侵楚而子國遂有滅陳之功葉公方
妄言夫亡又云父志蓋楚之艷陳久矣晉霸已灰楚氛
復惡吳為越敗遂不能救傳借子穀之言明楚自熊貲
以來諸夏小國無不受禍卒皆殺其君納其妻女殄滅
其先祀約舉九國而終於滅陳此王法所必誅霸者所

讀左補義

卷五十一 哀公

三

一起統冒全
神直到入戎
州遇已氏

一筮一卜為
見吾一呼作
勢

忽作一折似
被髮而叫者
亦無其作為
而筮卜皆不
甚驗下而兩
段方轉身有
勢

癸起一波似
與登叫者無
涉而入戎州
人己氏若有
使之者隱隱
關合首段蓋
脫胎于晉景
大厲之夢而
自成一格

必討而深惜叔季之無桓文也。葉公以滅國闢土為忠。以證父攘羊為直。知小諒而忘大義。此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屑一置詞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昆吾氏之西南。被髮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絲生之瓜。縣絲生之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呌天無辜。本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公親筮之。胥彌赦。史衛筮占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事公親筮之。胥彌赦。史衛筮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鼈尾。繇直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衛侯將若此。魚疏云。方羊。勞苦之狀。劉炫以裔焉大國為句。裔。闔門塞竇。乃自後遠也。按言其遠於大國。將見滅而亡。

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代未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人之欲乘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白鄆人般。師出。音班。鄆音絹。殷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按今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如姓國何。翦之壞其邑。公使匠久。久不。公欲逐石圃。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弟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夫人。髡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馮云立起與
立般師相配

而取其壁。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按發難由於石圃春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舍諸潞。齊

鞅欲衛為已助也。故納蒯聵。及即位而無事。不負心。何
暇計及於鞅。先寫一夢。一卜。蒯聵早已魄戰。而晉師入
郭。正其結局之時。簡子忽思叔向。但使出君。則幸免矣。
即謂父召兵之疾。亦幸免矣。及般師避位。莊公復辟於
是。修好鄰封。自守其國。安然君衛可也。乃逐石圃而難
作。公與大子踰垣而走。此時或如昭王之入隨。可以再
造。即如昭公之入陽州。亦脫阽危。何以昔暴於戎州。今
入於戎州也。折股之下。已舍入於戎州。一層至州人見

攻太子竟死。戎州之危。方不可解。髡髮之怨。適與之值。
蓋不孝不慈。鬼謫人怨。一時並至。覺被髮而叫。為有聲。
有勢。結言齊人伐衛。正與晉相應。晉為莊仇。固為始禍
之人。而齊與莊暱。師在既死之後。亂賊結局。總無可生
之路。誠千古之炯鑒也。

公會齊侯。簡公弟。盟于蒙。
按今山東孟武伯相。齊侯稽首。

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

子姑曹。鄆衍在發陽之役。衛石魋。石曼姑之子。發陽。武伯

曰。然則執武伯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

非天子不稽首。復古道。尊周室。不可謂之無志。乃受齊

魯襄嘗稽首
于晉君矣武
伯何不效知
武子之謝魯
者以謝齊耶
汪云武伯初
欲張其君繼
乃自張矣
姑曹石魋前
二役皆不叙
明亦史家互
見法得此兩

陪文境乃不
枯寂

友親於兄

夫人先於君

汪云觀一筆
尖冷

汪云鄭般構
弟殺父竟野
任意行讒何
皆置之不問
知宋景之失
刑

以五志字為

線索

石圃弒君逐
君無一不為

侯之稽首而以拜答之必無此禮無怪貽顧盟之辱也

宋皇瑗古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

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難亂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初子

仲將以杞如妻子仲之子非我為子為適麋曰必立伯非我

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右言

師老不能為亂公執之執皇瑗奔晉召之還召令

傳甲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從子解瑗為右師言宋景公

巴人伐楚圍鄭楚邑按今湖廣襄陽縣東北有鄭城初右

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楚國初屬鄭後屬楚音憂子國未為令

司馬得吉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子如

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

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子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

由于遼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

其意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

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寧為令尹帥師其職而楚人猶以卜帥請於君請承復

裁決於君想見大權獨攬不以太阿假人故晉亡於三

卿齊篡於田氏而楚則世守宗祧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一死不足以
蔽辜乃竟不
死

圃而復石髓與太叔遺皆蒯聵所逐

輒入而逐石圃似能討賊善守之可長有衛

傳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在解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

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地越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

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叔還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莫宏言東王必大克按子

仁立是為元毛

魯遣使如周知列國之猶不忘周室也

傳丙寅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為鄭謀伐晉鄭人何以辭諸侯當時猶畏伐盟主也

汪云伍胥且
死忌何能為
然忌亦子胥
亞也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出居于艾

吳邑今江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附注慶忌雖智不足其志亦可哀也杜譏其不量力過矣

伍員既卒夫差久無逆耳之言得一慶忌豈非朝陽鳴

鳳不忠者莫過於宰嚭殺之嚭殺之也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襄子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林解飲食又降於居喪

楚隆襄子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簡子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黃池盟信也

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襄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敵欲

越救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

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乃往先造于越軍

此為趙興起
本豫為末篇
喚照

周云此時晉
已分而知伯
為仇安能救
吳云非所及
實有一段悽
惻不能為懷
情狀

吳王絕無請
救之言已諒
其力有不能
省主寫得極
落莫却極悲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展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使問趙孟也。問遺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當將溺時。必張口作笑。狀非謂溺死而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晉太史蔡墨對曰。黯也。進不見惡。則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為君子也。

論

此以趙孟為主。或曰為吳亡張本。夫差何事不可亡。何待此篇之辭費哉。時三年之喪不行。而襄子飲食從喪。制同盟被圍。愧不能救。降於喪食。皆當時之所謂有禮也。其曰請嘗之者。不過使吳王知之。原非欲為吳設一紓患救死之策也。隆云。非所能及。已當面道明。夫差饋遺趙孟。信口言求死不得。既而思之。覺此等閒周旋。殊可不。不必落得從容談笑。不肯下一乞憐語。傳用王曰二字。劃開可見。到底崛強。黃池氣槩猶存。豈必作楚囚對泣。而後有裨於國事哉。

傳

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在解越既勝。吳欲霸。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

此番公稽首
齊侯拜只一

貢字自明文之以簡勝也

困學紀聞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

儲云吳王大段與楚靈同而吳以不祀嗜甚矣

不見答顧齊地按今山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魯也言魯據周禮是行也此追公先至於陽穀先期也齊閭邱息聞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按息謂君至齊太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測義魯之末次也舍請除館於舟道齊地按言君來甚遠比君復歸也辭曰敢勤僕人齊僕為館魯除無乃過勞當除館以待君歸也齊至平公已懽懽無氣而責魯稽首幾於用兵若必不

晉三卿魯三家凡與國之有禮於其君者百計撓之而齊陳氏則不然歷弑三君却於小節處博尊君之名故齊至平公已懽懽無氣而責魯稽首肯使人無禮於其君者厚施以結於民小忠以事其主真亂賊之尤也春秋之終不特尊周之事人不肯為即尊周之言人亦不樂聞也此一變而戰國乎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

越歸邾隱儼然霸者舉動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按今浙江州一名翁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吳語夫差將死使人告則已若其有知吾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何面目以見員也越伐吳未敢遽滅吳也使黃池會後夫差翻然改悔顯忠誅佞與民更始則七八年間猶足自固慶忌驟諫輒

繼鴟夷姑蘓耽樂依然荒縱猶以為天亡之非由已之
無道何之死不悟哉。楚之殘滅小國雖桓文不足以
制之。自晉悼通吳。吳師入郢。以快天下之心。小國亦賴
以為蔽。蓋太伯之後。猶知周室雖不能去其淫名而攘
楚之功。正不可沒。乃晉通吳以敵楚。而楚即邀越以敵
吳。越為楚用。亦周之蠹賊也。忘其存國之恩。包藏洺吳
之計。趨承數十年。一旦滅之。其禍烈於虔之誘蔡。而其
罪大於燬之滅邢。孟子取其事。吳不取其治。吳也。厥後
勾踐卒至無疆。而卒為楚滅。助楚之效如是哉。

傳

已三十三年春。宋景公卒。母曹氏也。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為康子使可
謂大才小用

汪云此極寫
晉伯之勇決
然好勝而愎
已見於此

之事。使肥子康與有職競焉。也。競遠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冉
從與。也。衆人曰。以肥之得備彌。也。遠也。彌。康子父之舅氏。故稱
義。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也。進也。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
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補
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繁步干反。
人臣義無私交。季氏不奉君命。遣使送葬。冉有致辭。亦
絕不言請之寡君。私門之盛。幾忘公室。故杜註以為終
昭公二十五年。政在季氏之言。

夏六月。晉荀瑶荀驪之孫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
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

作兩層寫

注云兩也字
傳出兩邊親
熱之神

三家至此微

矣而臧氏乃
有見功大國
之人正為武
仲吐氣
衆章料晉有
衆識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
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治齊取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宮說自是輕敵寡謀然猶近理語有壬辰戰於犁邱。按今
次序一勝之後言語畧無倫理矣有犁邱亭。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
山東臨邑縣呂東萊曰。知伯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
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此又越霸中國。諸侯趨越之始。而公即欲以越伐魯者。
亦托始於此。

傳

庚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杜解在僖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在成。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世勝齊
二年。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萊
臧石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
多矣。又焉能進。是僇言也。僇過也。疏云謬言。役將班矣。晉
師乃還。餽臧石牛。生曰大史。晉太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牢禮不度。禮度敢展謝之。後於魯。杜解終臧氏有後於魯。故以文仲宣叔提起。今臧石能
有功於晉。以繼先德。受大國之餽。太史展謝。庶幾不愧。
名家子弟也。中插萊章一段。見晉君卑政暴。數起無名
之師。霸業已銷。國將為人有欲。如臧石繼承二勲。不可
得也。知氏之強。數克敵有功。動稱天子寡君。皆為三卿

最爾邪何以國君皆無道豈其中有宰事之臣因宰而誣君者歟
桓公弑逆由寵仲子哀公不反由立嬖妾一始一終皆以女寵為亂階
連篇用意俱備妙而氣體近時與正傳自別

有山氏交于越臣為三家耳目
汪云韜猶用事勾踐之志荒矣

所忌此又為三家滅知之由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太子何

公子荆哀公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蒙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名娶于薛孝稱公惠惠公娶於商宋

疏云定公名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

人始惡之惡公

呂東萊曰仲子是妾以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尊為夫人

矣當時宗人初不曾諫夏父弗忌為宗伯且躋臣於君

也孔子自衛反魯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如此

使宗人獻禮而曰無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

追述祖宗以來舊典使不可踰覺漢唐妃妾為后諸諫

章無此簡快也此終言魯秉周禮不乏直言之士

閏月公如越得犬子適郢越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故吳臣而納賂

焉乃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遂為家法宰嚭尚在史

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辛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杜解衛侯為

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見古者

韓云朝廷之禮宜肅怒之可也大夫請而赦之可也出而晉之何益

叙七事或正叙或追叙或詳叙或一句叙一事極錯綜之致

關鍵

以下叙拳彌出君之事

汪云一波三折乃與前半相配

結語忽然驚覺人寶俱無何不當日以慰乃父心

解。韓釋文。足衣。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創疾。有若見之。君也。韓亡伐反。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創疾。有若見之。君將設之。設。許。角。反。是以不敢。解。韓。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抵。徒。手。屈。肘。如謂屈。肘。而。指。作。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戰。形。以。得。公之入也。奪南氏。公孫彌。年。邑。而奪司寇亥政。亡。為。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公孫彌。年。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要。公。文。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之。子。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也。併。優。盟。拳。彌。衛。大。夫。使。併。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席。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者。失。車。司。

寇亥。奪。政。司徒期。罪。者。因。三。匠。者。久。役。與。拳。彌。優。狡。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所。斤。工。匠。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夫。衛。大。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薨。噴。也。亂。不。速。奔。故。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近。晉。邑。按。今。有。故。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齊。晉。界。上。邑。彌。詐。彌。曰。齊。蒲。城。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齊。晉。界。上。邑。彌。詐。彌。曰。齊。今。直。隸。滑。縣。以。鉤。越。越。有。君。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東。有。鉏。城。以。鉤。越。越。有。君。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速。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讀史補義

卷五十一 哀公

三

免透一筆
明知如越而
不懼以越可
得而賄也

公爲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史衛祝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內知揮爲見子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法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道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按懿子料揮在朝，使吏造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衛求入。

出公乘石圃逐君，遂得君衛。在位七年，無諸侯之事。可安枕而理矣。乃性情酷類乃父，傳叙致亂之山，零星叙七事，亦無甚大惡，而一時發難，卒至出奔。蓋噴與輒皆無父之人，不堪君國故，父子皆不得其終。前段六人三

小人挑釁

周云季孫言
雖恭順都因
武伯不遜爲
之掩蓋故公

匠無限張皇而歸，併於拳彌一八談笑出之。蓋拳彌在六人之中，偏置身六人之外，其最毒在止鄆子士。蓋烏合之衆，易於撲滅，得一健兒禦敵，各鳥獸散，故先止子士之禦，因誘公之出，商確所出之地，步步相引，使讀者且笑且憐，至載寶而歸，輒方悟爲盜所賣。前此皆倚盜爲腹心也。結段爲如越請師張本，而專利而妄四字，正爲衛君寫照也。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郭重僕爲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極以觀之。按見二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惡郭重曰：「子遙見二子來也。」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毀季孫曰：「請飲斃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刺之
謂其言虛飾
無實意如既
言而自食之

棄素於民

勿絀勿出衆
怒活現城門
大開未見迎
駕之人而一
望戈矛滿眼
如將搏戰不
寒而慄矣

周云無聊之
極於妻子發
洩異哉

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
稱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
大夫始有惡公孫邾起

季孫之言極恭謹無所為惡言也而公借重以刺季孫
何補國事蓋欲去三家不能自強而仰面於越豈知越
人已受肥賂哉

傳

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餘程武叔帥師會越皋如

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茂司城納衛侯也輒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
慢也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
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褚師比之墓焚
之於平莊陵之上文子使王孫齊衛大夫王孫私於皋如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

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幾亡

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

以恐公使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賁庶弟南氏相之以

城鉏與越人孔疏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

越人所欲得者與之則公曰期則為此司徒令苟有怨於

夫人者報之戮故勅宮女令苦困期不得加司徒期聘于越

為悼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越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

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遂卒於

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於夷

越率三國之師納輒勢如破竹無患亂賊之不誅而衛
之不定也公文要請少待必毒於民蓋懷而虐早窺見
之矣當大勝時恣意殺掠掘墓焚屍使衆怒同讎人人
切齒尙將奉以爲君乎私於臬如予以重賂大開重門
若迎其來而實懾之使不敢進蓋舉如之師自門而反
不能與俱入故也於是君自不入在臬如可以復命而
迎之不入在衛人可告無罪亂臣賊子愈出愈奇天下
之不胥而爲戰國不可得也公乃因期而虐已夫人因
夫人而殺已之子愈奇愈謬客死於越實自取之何待
越言之識乎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

元公孫子高

之子得

昭與啓

得畜諸公

總提爲大尹
立少之根
周云六卿聽
政何以必由
大尹以達蓋
景公命之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我
從昆爲司徒靈不緩子靈圍爲左師樂茂之子爲司城樂
弟朱鉏樂輓爲大司寇六卿三族皇靈降聽政同因大尹
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君也面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
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冬十月公游於
空澤宋邑按今河南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勝志在空大尹
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空桐地名
按今虞城縣有空桐亭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林解言下君
請六子畫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

詳叙大尹立
少而樂茂一
呼便立討賊
之案

忽插此段承
上起下豫透
出得之必立
文勢曲折

正傳六篇容
有瀟漫之處
然氣味自濃

厚續傳大篇
守其成規自
為印整而風
雲變幻倏忽
萬端之致已
香矣王守溪
以為另是一
入手筆知言
也

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蒧使宣言於國曰：大尹
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宋東門
門北首死象在，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又反加於南門尾
門外失國也。加於桐門，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
命盟六卿，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
地將盟之，祝襄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門
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解言宋國之民與皆
我親睦何不逐大尹。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
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即樂氏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欲伐

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
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序樂蒧定亂之功也。大尹之罪也。以上是大尹立啓。
以下是六卿立得。然敘事先云得與啓，則得長當立矣。
六卿共政而司城為主，傳以欲去大尹另提，蓋早以鋤
奸自任而大尹得君且有亂才，故右師以為始縱之。豈
意君忽暴薨，秘喪不發，公然立少司城，乘國人危疑之
際，宣言於國，歷數大尹罪狀，使人知亂臣賊子法在
必討，而後義旗一舉，通國響應。此司城最得力處。下
截以得夢提起，一以見天之所與人，不能廢一以見得

自城鉏是初
奔之日問子
賈欲爲之謀
也而當下問
覆語婉而嚴
韓云對使之

言含蓄有味
而不爲之意
却在言外

周云康子於
子言急則念
之緩則忘之
不然乃父將
死丁寧必名
孔子何爲置

欲自立與六卿謀衆曰與之是從司城宣言於國來曰
無別是從上文國人惡之來蓋大尹之狗托爲啓命而
國人惡其向矯君命也施於大尹已逐大尹出之矣一
結儼然六卿三族降以聽政之舊宋至戰國猶能以兵
力自強至王偃而後滅此日司城靖亂之功其可沒乎
一部左傳於宋始終六卿並叙雖有功有罪而六卿
司職公室猶尊不比齊晉之知有臣而君如寄生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
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信二十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信二
遂適陳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盟在信二
獻公孫於齊四年

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
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入四方其順之周
須言無強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王主而國子何有
前篇已結出公事此復補叙見出公之不復國由於失
人心雖有強國之納無益也此時公將如越乞師而子
貢料其必無入理非賢者之先覺乎

傳癸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
莊解欲使魯還邾田封二月盟于平陽按今山東新泰
竟至駘上駘他來反二月盟于平陽縣西平陽也三
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康子病之夷盟蠻言
及子贛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越盟言季孫不能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贛臨難而思之

之乎

周云屬會羣
孤獨厚于顏
漢以伊父是

知所親擒也

儲云大鼓士
氣而復以身
先之敵所以
望而去也

孫云是時陳
氏之羽翮與
成而知氏方
與三家相圖
志不在公故
遁詞以退

病之者公與越臣盟而又失邾田也。語及子貢。季孫謂
固將召之。只說半句。猶云固將召之而不能也。仲尼
既卒而仲尼之徒皆有聖人之一體。子貢得聞性道如
用於魯。志聖人之志。行聖人之道。聖門諸賢拔茅連茹
則衰魯可振。而東周未嘗不可為用。子貢猶之用仲尼
也。乃康子有臨事之思。武伯叔孫交相贊助。而終不能
用此聖道。之所以終窮。而衰周弱魯殆將奄奄就盡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子驥。請救於齊。齊師
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隰役在二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按齊邑今山
南有留達也。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及濮水雨不涉。子思
國曰。大國在敝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成子衣製。雨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
之。乃還。畏其得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
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
子故陳子怒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林解謂晉君
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使已察陳之善以討
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成
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按陵人謂矯辭
中行文子。荀寅此時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

亦寫賓見主之法

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疑其有爲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君子也。厭於甲反。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子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此寫陳恆奸雄，所以卒能有齊也。恆欲救鄭，始則恤孤獎義，以收人心；繼則阪上助鞭，以一衆志。此卽厚施於國之故智也。末述寅之自咎，非表寅之悔過，正見恆不爲浮議所動耳。夫陳氏厚施數世，民早歸心，而又得此詭譎剛決之才，齊爲陳氏，尙何疑乎？蓄心篡齊，而一則曰：君命女。再則曰：寡君命恆。處處尊君，極其恭謹，寫出

鍾云：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爲之哀公欲藉乎人，殆不如矣。三問不對，便爲修字寫照。賊臣至此，公欲去之，非妄也。其所爲，三家之意也。

大奸似忠，聲口如畫。又於荀瑤語中，提出陳之不祀，見有媯之後，將育於姜，隱然與懿氏一卜遙遙相應。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卽有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山故也。終子贗之言，君不沒於魯，疏云：寧立是爲悼公，據傳哀公不得復歸馬遷安爾。自僖公卽位，三桓鼎立，權歸季孫，脅制其君，馴致逐昭公而莫之問。至此則三桓惡貫滿盈之日，將胥而就滅。

周云知氏不滅則三家猶有牽制而不分晉此篇為分晉起本帶叙死節之士

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存能用兩喪之包括無數文字通鑑綱目皆托始於三晉為諸侯其繼

之時也。適郢妻公之謀。公孫有山氏。嘗私告於季。季固德之。不欲討也。而國人乃施有山。迎寧立之。想見魯秉周禮。人心猶古。故季不敢篡也。亦見國人不從季氏。今能討有山者。安知後之不能討季氏也。迨三晉分而三桓無聞。其或魯君與國人誅之乎。此於韓趙魏滅知之。上特著是篇。以為三桓之結局。方知季氏亡。則魯不昌。術士之言。豈盡驗哉。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杜解。悼公。哀公之子。寧也。未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至鄭駟弼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也乃先保也。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鄩魁壘。晉士。佚大結。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

死將門。將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呂說。知伯與趙襄子並列為卿。乃役以一卒之事。全

不近對曰。主在此。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對曰。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立為子。昭說醜言詆之。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也。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遷為家人。

傳於晉。霸極其張皇。雖先詐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庇小國。故猶有取爾也。至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哀二年。鉞之戰。趙氏之臣傅佗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

讀左補義卷五十終
三
頃知久矣。此篇爲晉事結局。以趙襄子爲主。云能忍恥。無害趙宗。真是知伯針砭。大書魁壘死。義見知氏未嘗無人惜貪而復者不之用也。趙知相基。卒爲趙所喪。前此喪范中行。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今喪知氏。亦以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功。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矣。爲春秋之終。卽伏戰國之始。鄭爲晉楚必爭。而三晉并爭。鄭不支矣。故卒爲韓滅。鄭春秋之樞紐也。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霸以爭。鄭始而傳以圍鄭終。

